

我站在于都河畔

90年前,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;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的渡口。90年后的十月,我来到了于都,车从长征大桥驶过,向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进发。

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,入口耸立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主题雕塑,正面为“渡河出发”,体现了当年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出发长征的情景。背面为“依依惜别”,体现的是当年于都人民依依不舍地送别出征战士的情景。

我伫立群雕前,饱含真情地吟诵《长征组歌 告别》:“红旗飘,军号响。子弟兵,别故乡。红军主力上征途,战略转移去远方。男女老少来相送,热泪沾衣叙情长。紧紧握住红军的手,亲人何时返故乡?”

我举目望去,看见高耸入云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,愈往前走,纪念碑愈显得高大壮观。碑身为双帆船造型,象征着中央红军从此扬帆出征。碑座上的三幅巨型浮雕,分别以“集结于都”“渡河出发”“倾情奉献”为主题,展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于都集结、苏区人民牵手惜别、红军革命为民的动人场景。

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《长征歌》:十月里来秋风凉,中央红军远征忙,星夜渡过于都河,古陂新田打胜仗。右边为叶剑英元帅的诗:红军抗日事长征,夜渡于都溅溅鸣,梁上伯坚来击筑,荆卿豪气渐离情。

秋染九宫山

秋风渐起,九宫山层林尽染,如同一幅精美的画卷,缓缓展开在世人面前,展示着秋的韵味与魅力。

在华中腹地,吴头楚尾,九宫山巍然屹立,成为鄂赣交界的一道脊梁。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它不仅是自然生态的宝库,更是秋天里一抹不可多得的绚丽风景。

初秋的九宫山,山林间开始泛起淡淡的金黄;随着秋意渐浓,九宫山的山林仿佛被点燃了一般。树叶由绿转黄,再由黄变红,色彩斑斓,如同调色盘上的颜料,被大自然这位伟大的画家随意挥洒,却又恰到好处,美得让人心醉。漫步在山间小径上,脚下是落叶铺就的金黄色地毯,每一步都踏出了沙沙的响声,那是秋天独有的旋律;每一眼都是风景,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,给这秋日的九宫山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。

九宫山生态资源丰富。山中生长着众多珍稀植物,如青檀、银鹊树、伯乐树等,它们或高耸入云,或低矮匍匐,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。秋风中,古木依然挺拔,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;松鼠在枝头跳跃,鸟儿在林中歌唱,为这片山林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在

菊花颂

我爱菊花,菊花品种繁多,秋天开花季节,五颜六色,缤纷异彩,十分美丽。有似火的红色,如火如荼;有赛金的黄色,金光闪闪;有胜雪的白色,纯洁无比;有娇嫩的粉色,清淡高雅;有高贵的紫色,妩媚多姿。还有珍贵的绿色、桔黄的,半紫半黄的,白里掺黄的,红中带白的……它们或仰或倾,或聚或散,有怒放的,也有含苞的,在风中似歌似舞,在绿叶的衬托下,显得更加娇媚,五彩缤纷,让人百看不厌。

晚秋菊花,一朵紧挨一朵地开放着,鲜亮而又挺拔,花瓣润如玉,轻如纱,白如娟,花蕊各有特色,形状各异。有单瓣,有重瓣,有扁形,有球形,有长絮,有短絮,有平絮,有卷絮,有空心,有实心,有挺直的,

广场地上是红军长征的示意图,红色箭头所指之处就象一根舒展的红飘带。

我站在长征示意图上,仰望纪念碑,敬仰之情油然而生,中央红军长征的镜头在眼前一一闪过。

于都东门渡口矗立一块刻有杨成武将军手迹“长征渡口”的石头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各军团集结到于都县。红军在400多米宽的于都河上20个渡口上架起了5座浮桥。10月18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中央首长就是从东门外的渡口走过浮桥,所以,这里被称为“长征第一渡口”。当地老百姓为支持红军架设浮桥,纷纷捐献家里的门板,出现了“家家只有门框没有门板”的景象。有一位曾姓的老农不仅捐了门板,还送寿材板给红军搭建浮桥。

路迢迢,秋风凉。故重重,军情忙。红军夜渡于都河,跨过五岭抢湘江……在长征渡口,我又吟诵起长征组歌。

当年,于都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,作出了巨大的奉献,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。最后一碗米,送去做军粮;最后一尺布,送去做军装;最后一块板,送去架浮桥;最后一个儿,送去上战场。得知于都人民的倾情奉献,中央红军胜利突围后,周恩来称赞:“于都人民真好,苏区人民真亲!”

叶坪镇黄沙村华屋的17名青年参加红军长征,临行前,他们在后山栽下

这里,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根枝条、每一只小动物都在诉说着生命的故事,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。

九宫山的秋日,云海是不可错过的奇景。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,站在山顶俯瞰,只见云海翻腾,如波涛汹涌的大海,又似轻纱覆盖的湖面,将九宫山装扮得如同仙境一般。随着太阳逐渐升高,云海开始变幻莫测,时而聚拢,时而散开,仿佛是大自然最神秘的魔术师,在不断地创造着令人惊叹的景观。

九宫山中的云中湖,位于海拔1230米的凤凰岭上,高耸如云,云雾缭绕,是秋天里不可错过的美景。湖面如镜,倒映着蓝天白云,以及四周五彩斑斓的山林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清澈的湖水所包容。秋风拂过,湖面泛起层层涟漪,波光粼粼,与远处的山色相映成趣,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。站在湖边,望着这宁静而深邃的湖水,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着湖水远去,只留下内心的宁静与平和。

九宫山不仅自然风光旖旎,更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闾王陵,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静静地矗立在山间,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秋天,当落叶铺满陵园的小径,更添了几分庄重与肃

有下垂的,式样繁多,品种复杂。

远远望去,菊花,像织不完的锦,那么绵延;像天边的彩霞,那么耀眼;像高空的彩虹,那么绚烂。花瓣细长而卷曲,像小姑娘的卷发,又像夜空中绽放的烟花,它在百花凋零的季节里,独自绽放,迎风而立。百卉凋瘵,芳菊始荣,纷葩晬晬,或黄或青。不畏西风摧折,何惧玄霜越凌。寒花开已尽,菊蕊独盈枝,展示着美丽和顽强。

我欣赏她“宁可抱香枝头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”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她不畏风霜向晚献,独开众卉已凋时,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凌霜自行,不趋炎势,美而不艳,艳而不妖。不与群芳争艳丽,甘同君子忍寒霜。

17棵松树。可是,一次远征再也没有回来了,17棵青松化为17座英雄丰碑。

于都县车溪乡坝脑村段桂秀新婚不久,丈夫便参加红军踏上长征路。为了一句“等我回来”,段桂秀信守一生,直到2019年,已经百岁的她在烈士英名墙上找到了丈夫王金长的名字。

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,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十分引人注目。90年前,为了让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,于都人民在全力协助红军架设浮桥的同时,苏区人民连夜打20余万双草鞋。

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,还收藏了一双“绣球草鞋”。这双草鞋的主人是1934年从于都出发的谢志坚,草鞋是春秀姑娘特意给他做的,鼓励他胜利归来。谢志坚珍藏着这双草鞋,只在渡金沙江和大渡河时穿过两次。他一直带着这双草鞋,终于在分别将近18年的1951年,辗转回到于都去找春秀姑娘。但是乡亲们告诉他,红军走后不久,春秀就被敌人杀害了……

我从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出来,站在长征渡口,望着碧波荡漾的于都河,心潮起伏: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,是一次克难攻隘的远征。

我问天问地问山河:红军长征为什么会胜利?答案只有一个:红军战士心中有信仰,脚下有力量。

穆。站在陵前,望着那肃穆的墓碑,不禁让人对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英勇事迹肃然起敬。而周围的自然环境,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悲壮与苍凉,让人在感叹历史沧桑的同时,也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。

九宫山不仅是一处自然美景的胜地,更是一个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。山中的古刹名寺、摩崖石刻,见证了九宫山悠久的历史与文化。秋天,当山林被秋色染遍,这些古迹也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,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,共同诉说着九宫山的故事。在这里,你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,也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自然的伟大。

对于每一个热爱自然、向往宁静的人来说,秋天的九宫山无疑是一个心灵的归宿。在这里,你可以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与烦恼,沉浸在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。无论是漫步在山间小径上欣赏秋色,还是静坐在湖边聆听秋风的低语,都能让你的心灵得到净化与升华。

九宫山的秋天,不仅是一幅生动的画,更是一首流动的诗,让人流连忘返,回味无穷。让我们放慢脚步,用心去感受、去聆听、去珍惜。让这份秋的记忆成为心中永恒的温暖与力量。

菊花之魂,在于其彩。菊花之奇,在于其形。菊花之幽,在于其香。牡丹华贵,而近于媚。月季丰润,而失之腻。花中君子,唯数陶菊。菊花,它不像娇气的茉莉,也不像月季那么华而不实,给她一个简易的花盆,就能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。

西风萧瑟,百花凋谢,寒霜弥漫的深秋,依然傲然地怒放。千姿百态,为大自然增添生趣。冬天来临,虽然叶落茎枯,但它根植于泥土之中又孕育着新的生命,来年春天,它们蓬勃地生长起来,并且更多更美。

菊之赋颂:沐霜浴露独自开,纷呈喧妍冷不败,玉骨凌寒笑苍穹,冰肌敞天抒情怀。秋风萧萧菊花香,不畏严寒傲秋霜,清香益远我最爱,百花零落独自赏!

九宫山古道边的古村落(上)

现在上九宫山的公路是从东坡上,古道是从北坡上。这条古道穿坳坪村而过。闾王镇坳坪村是九宫山古道上的古村落,村中的一些古迹,冠绝全县。

一条清澈的河流,把坳坪村一分为二。实际上,人们是逐水而居沿河筑村。这里是宝石河的上游。宝石河发源于九宫山,上山古道沿河蜿蜒而行。

坳坪村的山下吴湾,通山县国民政府曾在这里驻扎五年。

山下吴有百余户人家。大建筑有吴氏宗祠、山下吴老屋和屋背山老屋等。武汉失守,鄂南岌岌可危。1938年10月,通山县政府迁出县城,先后迁至蛟滩、汪家畈、北岸成、西港、皇躲洞、佛堂、山下吴。最后在山下吴停驻,从1940年6月到1945年9月27日,长达五年多。县政府内设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教育、军事、社会、田粮等科。当时还增设了动员委员会、督学、联社、中学、看守所、情报等机构。

县立初级中学于1943年秋迁至山下吴,在原来112生的基础上招新生36人,含来自武昌、大冶、鄂城、蒲圻和修水的外籍学生。

当时,县政府在中学体育场举行了一次体育运动会,参加单位有县中学和机关团体十余队,参赛二百余人,比赛项目有爬山、篮球赛等,县中学获篮球赛冠军。这是通山县历史上第一次县级运动会。

县政府迁至山下吴后,成立了通山县抗战委员会,通山县国民政府才有名义上的抗日组织。县政府领导了侦察敌情、破坏公路交通、破坏通信设施、截击敌人器械物资、袭击日伪军队等抗战活动。

特别是大批热血青年来到山下吴参加集训。一时间,偏僻的小山村热闹起来。他们参加救护、运输、慰劳等战地工作,还积极开展抗战宣传。一位参加集训的青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民谣体诗歌《抗日呈英雄》:“小妹一十六,学中把书读,读书要读中国书。叫声小姑娘,不当亡国奴。小妹志气高,痛恨东洋佬,读书要读中国书。叫声小姑娘,抗日呈英雄”。

这首歌谣,从山下吴传遍全国各地。坳坪村的上陈湾如今尚存两座字藏塔。

通山人的字纸崇拜,无以复加。通山企业家王定乾,在他的自传里写到,祖父王贤柳,经常挑着一担箩筐,把写了字的纸收在箩筐内,积累到一定的量时集中烧掉。祖父的这一行为既是对文字的尊敬,又是按佛法的旨意修善。

袁玉英在散文《顶纸》里也写了这种字纸崇拜:“在故乡,大凡70年代出生的人都记得,人们上厕所如用有字的纸做手纸,必先往头上顶一顶再用,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能这样做并习惯成自然。孩子年幼时,老人是用最易懂的方法警示:那纸是圣人的一双双眼睛哦,一定要先放在头上顶一顶再用,若不放头上顶一顶就擦屁股,那眼睛就要瞎的!年幼的孩子们害怕瞎眼,只得将纸往头上顶一顶再用。直到70年代我到外地一所中专学校读书,还如法炮制,总会引起学友们的哂笑”。

建筑字藏塔则是字纸崇拜的最高形式了。古代有敬惜字纸的传统,写有字的废纸残书不可随意丢弃践踏,而要专门收集后焚烧成灰,收集起来。这个收集废纸和残书的场所就是纸字藏。

——选自《路自通山》一书

